

• 我的旅伴 •

艾 蕪 著

華夏書店發行

我的旅伴

——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孔子。——

一

在正午的時候，我走進路邊一個市集，那裏沒有鋪子，沒有房屋，只是些人一排排地坐在地上，面前放着出賣的貨物，土產的香蕉、芒果、花生米、煮熟的芋頭、鹹的牛肉，和許多外來的洋火、洋布、洋刀、洋釘之類。遮在市集頂上的，是一根枝葉非常茂密的黃果樹，不但陽光沒有透下來，就是落雨的時候，怕也不會打濕人的衣裳。市集上做買賣的人些，沒有一個漢人，全是黑牙齒的擺夷和槽刀帶大耳環的山頭。我是兩天前才從漢人地方，走到這個夷方壩來的。擺夷話只在路上學會了幾個名詞，比如「大哥」叫「者弄」，

我的旅伴

二

「大嫂」叫「比發」之類，我和他們買東西，就只能依靠一種笨拙的手勢。

一個頭上包有尺多高黑紗的擺夷女人，盤足坐在地上，黑布裙子包着膝頭，一雙象牙色的足板露在外邊，她在賣着酒。一個小罇子，裝在竹筐裏面，罇口放一個小碗。有人來買酒的時候，她就把酒舀在這個碗內，叫人家端着吃。另外她偕賣有煮熟的雞蛋和鹹豆腐乾；這兩樣東西都是裝在旁邊一個藍子裏面的。她一面做買賣，一面嘴裏嚼着檳榔。我去買她的雞蛋，說了一句漢人話，她不懂，她回答我一句擺夷話，我也不懂。於是我就一手拿着雞蛋，一手比個數目跟她看，起初是伸三個指頭，她搖頭，繼後伸四個指頭，以至五個指頭，她都搖頭，我困惑了。

忽然我背後有人用漢人話在說：

「她不單賣蛋，她要一道賣酒呀！」

我急忙回頭來看，這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小夥子。臉色紅裏帶黑。眼睛靈靈醒醒的。頭髮淺淺的，圓頭，勒着一圈窄窄的藍布帕子。黑布舊短衣，沒扣紐子，全然敞開的，露

出棕黃的胸膛，顯得結實而又茁壯。光足兩片，連草鞋也沒穿。手裏搖把粗蒲扇，有着快活的神情。我愉快地同他打招呼，他就說：

「我買酒，你就買蛋吧！」

「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他使用擺夷話吩咐那個賣酒的女人。他接着酒碗喝了一口，現出頗爲舒服的樣子說：

「擺夷酒很好『景』的！」隨卽遞跟我說：「潤一潤喉嚨！」

我拒絕了，但爲了出門人應具的禮貌起見，並且在這異族地方，碰見語言相通的人，無形中起着一種親熱，三則我很中意他那種粗率直爽的樣子，便把買的兩個蛋，送一個跟他，他笑着搖一下手說：

「你不吃我的酒，我也不要你的蛋的！」

賣酒的擺夷女人，看見這情形，忍不住笑了。於是我就喝他一口酒，他說一口不行，得再喝一口，我說我實在不會飲，他才算了。吃着我的蛋的時候，我問他的姓名。他說：

「我沒有名字，我姓何，人家叫我老何，」隨又笑着說：「這很够了，我們下力的用不着那麼麻煩！你就告訴人家，人家喊起來也不順口！我有個夥計，他在那邊樹子底下吃烟，他當過兵的，他喜歡人家叫他朱鎮個啥子，我說你跟我擱着哩放倒，劈劈脫脫叫老朱，好多着哩！」

我問他到緬甸去做什麼生意的，他笑起來了：

「做啥子生意？雙肩抬一嘴，磨骨頭養腸子罷了！」

他沒有問我是做什麼的，他只從頭到足打量我一下。我當時也是穿着短衣，光起兩足，他大約一看就明白了。吃完了東西，他搖幾下粗蒲草扇，站起來望一下遠處說：

「老鄉，我們趕路吧！說不定今天偕有雨哩！」

原來原野左邊龐大的野人山，在強烈的太陽底下，淡淡抹着一層光霧的，有些峴口地方，正慢慢地冒出白色的雲頭。

我們走上大路，一個在株小樹下坐着的漢子，正舒舒服服地吸煙，他跟老何的裝束，

簡直可以說沒大分別，只是他體子環厚，比較矮些，小小的眼睛，望着市集出神。老何高興地告訴他，說是在這裏碰着親鄉了，他只冷冷地看我一眼，隨即把身邊綁好的兩根竹竿，坑在肩上，尾着我們動身。

二

這時正是一九二七年的春末，前夜在騰越城外息店，被窩厚厚的，偕感到寒冷，而來在這干崖土司管轄的擺夷壩子，天氣却像五六月一般的炎熱。頭上的天空，藍閃閃的，面前的原野，迷濛着輕微的熱霧。我知道我已開始走進熱帶了，從雲南流入緬甸的大盈江，通過原野，有時近在路邊，可以望見浩浩的青碧江流，有時繞到遠處去了，連隱約的江聲，也不大聽得見。原野兩邊，排着雄大的野人山，早上給濃厚的白雲封着山頂，和天空的晨光霧靄，混在一道，會使初來的旅人，簡直疑惑山怕高與天齊。而在白雲散去的中午，籠在薄霧中的龐大樣子，也給人一種猶猛的印象。一個人走着的時候，感到興奮，感

到新奇，但同時也感到胆怯。可是出了黃菓樹下的市集，却全然覺得愉快了。因為這兩個旅伴的碰見，再恰好沒有了。我們由裝束表示出來的身份，顯然在初次接觸的當兒，跟猜疑、輕視、驕傲、諂媚、這些態度，一點也沒緣的。就像天空中的烏鴉，飛在一道地那麼合適，那麼自然。

路上有三五一羣的擺夷女人，穿着華麗的衣衫，撑起漂亮小巧的花傘，且笑且語地走着。

河中年青的擺夷男女在游泳，濺起的水花，映着陽光，白亮亮地射入的眼睛。

綠樹簇擁的村子邊上，披着黃色袈裟的擺夷和尚，向大路出神地望了一會，又悄悄地走了進去。

路邊水溝有冒泉水的地方，豎着大理石作成的小石碑，勒上彎彎曲曲的橫行文字。

村屋的土牆上，巴着圓圓的牛糞，像晒麵餅似的給陽光晒着。

一路上也漸漸同老朱講話起來。他知道我是初次到緬甸去的，便帶着關切的口氣問：

「你爲什麼這個時候去？這個時候雨天，瘴氣都快來了。好多做生意的雲南人都在打回轉，現在去實在不是時候！」

我就反問道：

「那麼你們呢？你們這個時候，不是正去緬甸的麼？」

老朱笑着警告道：

「你不能比我們，我們早去那邊吃過臘水了喃。」

接着他就告訴我，到緬甸去的最好時候，是在下年十冬臘月間。吃過那個時期的水，便可不容易生病了。

老何却嘲笑他道：

「你那樣婆婆媽媽的做什麼嘛？我們出門都偕要看皇歷麼？要去就去，雨天瘴氣嚇不了人的！嚇人的偕是這個！」他轉身來指一指他的肚子。

老朱責備他道：

「你就只記得你那個肚子，要吃不要命的！……一個人做事總要有點打算的！」

老何笑笑地說：

「當然要爲肚子，要不是誰肯拿肩頭去當馬，拿足板心去磨平路呢？」

老朱笑着罵他：

「你天生成的窮命一條，只有那點點窮想頭！」

老何走了一陣：

「我到不想黃鼠狼吃天鵝蛋，想沒想到手，人到先難受起來。只要吃的飽飽的，就算
了！」

老朱呵斥地說：

「那不如回你貴州老家去變豬，跑來這裏做個啥？」

老何笑着說：

「可憐就因不是豬呀！一個人喜歡到處跑跑跳跳，喜歡到處看看稀奇，」

自在地過日子，呵，一個人喜歡的多着哩！」於是老何又向我說道：「我就方，不管你推車也好，抬滑竿也好，沒有哪個舅子笑你！也沒有哪個老表恥你！你在路上，再也碰不着你的親戚，再也看不見你的本家。你差你的，用不着臉紅。要是你肯吹牛，你請人寫封信回去，說你在外國做皇帝，都準有人信進去的。」

這說得老朱笑起來了，嘲弄他道：

「好好好，你就寫信回說你在外國地方做滑竿皇帝好了。」

老何嚷叫道：

「呵，你默倒做皇帝的，就不抬滑竿麼？叫花子偕要做哩！戲上不是有個皇帝討口麼？唔，是不是叫……媽的，我就是吃虧吃在記性不好！」

這兩夥計一罵一笑地講着，使我連沒吃臘水的擔憂，也忘記了。我愉快地走着。

三

走到弄璋街的時候，天已黃昏了。這個位在擺夷原野上的街子，房子不過三四間，其餘全是些空攤子，要到街州的時候，才有人來佔着，擺上零賣的東西。街上沒有人來往，只一個四十左右的小販，在街對面路邊樹底下擺攤子，賣着花生糖果和香煙。他手裏拿着馬尾做的拂塵子，原在靜靜打盹的，看見我們走到，便臉上立即現出活氣來，高興地打招呼，手裏的拂塵子也活動了，不住地揮去食物上的蒼蠅。他是一個漢人，光景和老朱老何他們很熟識。老何挨他身邊坐下息氣，對他賣的東西，眼鼓鼓地看了一會，並不檢一樣塞在嘴裏。他就不滿意地笑着說：

「怎麼？沒一樣看上眼麼？」

老何做出一點也不笑的樣子，搖一搖頭認真地說：

「不要你的東西，我要買你老板娘的！」

看得出來，老何是在開玩笑，但那人一點也不生氣，單罵一聲，「鬼東西！」接着又像生意人那麼平靜地說：「隨你的便！」

這下老何忍不住笑了，打趣地問道：

「一天到晚，到底你生意好些，倘是你老板娘生意好些？」

他便教訓老何道，

「小夥子，不要學倒油嘴滑舌的，陰談話說多了，要折你二輩子的衣祿！」

老何笑着說：

「誰講陰談話，我是老老實實說的！」

「老起鵝卵石！」小販笑着罵道：「看你樣子就不老實！」

老朱拿攤子上燃着的線香，點燃香煙，吸了幾口，向老何責備地說：

「你真嘴巴閒得生蛆了！快去弄飯吧，你肚皮不餓麼？」

街上的鋪門，只尾後一家沒有全關着，我們就朝那家走去。門口擺一個攤子，賣的東西也和那小販賣的差不多，花生糖果和香烟。鋪子兩邊靠壁安牀，沒有帳子，沒有鋪蓋，沒有枕頭，單是放上稻草和蓆子。有一張床上，躺個穿黃衣的人正在吹鴉片烟。

老朱把抬的竹竿放在床邊上，老何用手肘靠一下我，悄悄地說：

「這就是擺夷和尚！」

一個五十上下的老女人，原是專心在熬着鴉片煙的，一眼看見我們，就笑着打招呼道：

「我算定你們兩個財神佬這幾天會轉來的，果不其然轉來了！」隨即望一望我，慇懃地笑了一下，算是對新客一個有禮的招呼。

老何嘲笑地答道：

「才兩個財神，三個都有了！」順着眼睛看一下那邊床上的擺夷和尚「再加上一個佛爺，你這裏就可算一座觀音廟了！」

老女人牙齒都有些脫落了，但打皺的臉上偕現得滿有精神，眼睛看人的時候，也露出一付狡猾樣子，顯然是一向跑慣江湖的。她聽見老何這麼說，很是開心地笑着，同時却又罵道：

「胡扯！要是人家佛爺懂得漢人話，會罵得你回不倒神的！」

煙鍋裏的煙水，沸騰起來了，老女人就趕忙俯下身子尖起嘴巴，接連吹了幾下，又拿小銅瓢兒攪着。

老何走到攤子上，自己拿起秤來秤花生，一面說：

「老板娘，我秤你二兩花生，不瞞你說，我要秤旺點！」

老女人假裝不高興地說：

「爲啥子你要秤旺一點，大家都要旺點，我就只好收攤子了！」

雖是這麼說，但她並不阻止他，也不看他一眼，專心一意地瞧着鴉片煙鍋。

老何秤着花生，認真地說：

「咱個不秤旺一點！我不買別人，專買你家的，又偕幫你秤，這樣的主顧，你哪裏去找？」

「呵囉，這才了不得喃！」老女人不抬頭地說：「要是肯讓人家自秤自買，哪怕我這

裏鐵做的門，都要擠爛了！」

我見老何當真把秤砣掛在二兩的星上，僅僅沖尾子稍稍翹了一點而已，絲毫沒有趁人家脫不開手的機會，偷偷多放一個星子。

老何把花生分跟我和老朱兩人吃的時候，擺夷和尚坐了起來，拿手用力抹一抹臉子，彷彿要把薰上的煙子拭去似的。向老女人打量一下，然後從黃綵袈裟裏面，掏出一個布袋來，把幾個六角的緬甸角子，數好放在床上，說聲擺夷話就走了。

老女人趕快拾起頭，向我們做一個手勢，指一下床上的錢，說道：

「不論你們哪一個，趕快給我數一數！」

擺夷和尚走來不見了，老女人才嚥一下嘴說：

「他們說起來倒是佛爺了！小便宜頂愛佔的！」

老朱跟她數了之後，告訴她道：

「這裏有五別錢，是不是這麼多？」（五別即五個安那 Anna）

老女人詛咒道：

「這個鬼，又佔我兩個擺燦的便宜！」（擺燦即緬甸銅板Pice）

老何剝着花生米，一面吃一面笑道：

「你氣什麼！你下次少跟他挑點煙就是了！」

老女人充狠地說：

「這到不勞你教！就是鬼東西眼睛厲害得很，爭一點點，他都看得出來。」

老何輕視地笑着說：

「這又看出你太不行了！我教你嘛，你跟他煙裏頭滲點煙灰吶！」

老女人馬上抬起頭叫道：

「喲，你到有這些鬼聰明喲！」隨又搖頭說道：「這怕不成，他會吃得出來的！」勾

着跟攪了一會煙鍋，似乎感到有趣了，繼續說下去，「管他的，試一試也好！」大約覺得這個法子，有幾分會成功似的，抬起頭來，張開缺牙齒的嘴巴笑了，偕嘲弄道：

「老何，你這個鬼東西，你又不吃鴉片烟，你咱個懂得這一套？」

老何把嘴朝老朱一掀，要笑不笑地說：

「我有我們的師傅在吔！」

老朱躺在擺夷睡的床上，把自己帶的煙泡子弄在煙槍上去過癮，剛要放在香油燈上燒了，聽見老何這麼說，就停一下，笑着罵道：

「你說你的哈，你不要把醜事情，也連在我身上！」

老女人笑了起來，隨又打趣地說：

「我看佔便宜的事情，你兩個東西到滿能幹喃！」

老何笑着淺趣地說：

「那總比這個老東西能幹了！」

老女人一面添點炭在爐子裏，一面認真地說：

「老何，你這鬼東西，現在我才看出了，你很老實！」